

第二十一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 版 出
社 究 研 題 問 際 國

者 刷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南 西

處 訊 通
號 百 九 箱 郵 港 香

「世界新秩序」試論

陶希聖

日本言論界侈談「世界新秩序」，以為今後的世界，將形成四大經濟圈或「共榮圈」。一個是以德國為領導的歐洲經濟圈。一個是以美利堅合眾國為領導的美洲經濟圈。一個是橫跨歐亞兩洲的蘇聯。一個便是日本軍人想念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我們現在試以極概括的說法，來評論一下。

一 德義

首先要看一看的就是德義在歐洲中部西部的所謂「新秩序」。依現時的軍事情況來說，德國軍事力量從波蘭羅馬尼亞起，至法國止，北達那威，南接義大利，西接西班牙。他在大陸上除蘇俄外，已無對峙

的力量之存在。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大陸的「秩序」根本改變，無可否認。但是我們即就軍事而論，未完的業績還擺在德義的面前。義大利自參戰以來，還沒有拿出海空軍在地中海上一賭雌雄。地中海仍然在英國海軍巡邏之下。這是一。直布羅陀海峽一面是地中海的西口，一面是歐非兩洲的橋樑。這個海峽現在還需要西班牙參戰和作戰，纔能使英國海軍受到威脅。如今西班牙還沒有參戰，葡萄牙還與英方保持着戰前的關係。這是二。在東地中海一端，情勢更是複雜。紅海四周，英國本國的實力，還依然未動。在印度洋上，由南非，而東非，經阿拉伯，波斯灣以至於印度。在地中海上，從埃及到巴勒斯坦與外約旦，這些都在英軍的手中。希臘對義大利尚在撐持。土耳其仍不是德義所敢於冒失攻擊。我們可以說，東地中海的北東兩面，如果蘇俄不參加軸心，則德義無法亦無力制勝。紅海的南面，更需要義大利竭盡陸海空三軍的力量。在報紙上面傳聞德國向蘇俄提議，請他分割近東中東，請他安定土耳其。蘇俄是不這樣的做，至少在美國尚未參戰，英國尚能振作之前，不會有什麼積極的朕兆。在這裏，我想告訴大家，英國控制的東非與中東的地面約一百五十五萬六千方哩。而東非方面，由於法屬馬答加斯加受制於英國海軍，由於赤道非洲轉變到戴高之下，由於比屬剛果參加聯軍，已與英屬南非打成一片，這方面軍事攻勢的完成，對於義大利當然是很重大的負擔了。這是三。

戰果的收穫，比戰勝難得多。即就歐陸內部來說，法蘭西是戰敗了。可是德國對於法國，仍然不易消化。一般以爲貝當政府和中國的汪政府一樣。這是錯誤的。汪精衛，周佛海等是單身投靠敵營。貝當政府仍然是在非佔領區，仍然保有自己的陸海空軍。貝當政府還不肯助德戰英，比之於周佛海有幾管手鎗就拿來恐嚇英美人，還有本質的差別。法蘭西休戰求和，是經由佛蘭科與墨索里尼之手的。在義西兩政府到底不免有挾持法國以自重之心。同時德義也可以看出，法國軍民如受敵國過度的支配，便有羣趨

「自由法軍」之可能。因此法國還保持一個國家體系。法國沒有潰，尤其不是單身投靠者之流。舉此一端，可以說明戰果消化之難。其次，在英國海軍封鎖戰之下，被征服民族與一般民衆的貧困與饑荒，經今年冬季一關，更增加民族鬥爭與革命運動交流的趨勢。我們可以說，便在中歐西歐大陸上面，內部的不安，是隨德國軍事的擴大而並進的。

德、比、荷、瑞，與法是歐洲的工業區。因其爲工業區，所以這些國家大抵向海外尋求資源並開拓市場，換句話說，他們大抵是殖民帝國。因此之故，西歐中歐如沒有大西洋與地中海，以與他們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場聯絡，則經濟的發達與維持，很是困難。希特勒的經濟政策，是想把歐洲組成自足自給的經濟圈，並以其賸餘推銷海外。但是德國的經濟霸權非取得大西洋與地中海仍不能算是有了成就。在一層上，如若英德之封鎖反封鎖戰，一時不能停息，即大戰不能結束，則英美固然失去了歐陸的貿易，德義也打不開大西洋地中海（乃至印度洋）的交通。如若英德之戰一朝停止，則歐洲與美洲的貿易一朝恢復，貧困的戰後歐洲，一面固然有蘇俄農業的資源，一面必大受美洲商品與黃金的襲擊。德義的統制經濟計劃究竟能不能杜絕黃金的支配，到那時很是疑問。何況美國的黃金後面，還有大批的工業品與農產物，很焦急的貯藏在那裏，等候歐洲工業停減後的市場。胡佛前總統救濟歐洲飢荒的呼籲，就是這種焦急的表現。軍事的勝利是不是與經濟的失敗相與抵銷，這又是所謂「歐洲新秩序」的難題了。

這裏說的戰後歐陸工業資本的需要，與上面說的戰時歐陸

第二十一期目錄

- 一、「世界新秩序」試論
- 二、蘇聯動向
- 三、海戰種種——論日本南進
- 四、美國金政策之將來
- 五、美國的繁榮和輸出
- 六、通訊

飢荒貧困（這個現象到戰後自更嚴重），在德義西「秩序」的內部將表現為革命反革命的洶湧潮流，在國際形勢上將表現為美蘇兩個力量在戰時及戰後歐陸的爭競。我們可以說，戰勝固然不易，處勝尤其困難。處勝固然困難，善後尤其不易。德義西的經濟圈能否終於成就，決不是一戰所能決定的。陸賈說得好：「馬上得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自八月以來，德義的氣燄漸呈逆轉，這不是偶然的了。

二 英美

英美集團想要恢復戰前原狀，與德義的「新秩序」是一樣難能。可是英帝國的解體，仍然不是德義軍隊一戰所能做到。在這樣的兩端之間，英美集團也要形成一個「新秩序」。我們還能夠記得，第一次歐戰時期，英國把遠東的利益，委託於英日同盟。大戰結束以後，英美在世界金融的爭鬥，以及在太平洋上的爭鬥，是二十幾年現代史上極有影響的史實。日本在瀋陽九一八的一砲，開始了第二次大戰的序幕，便是乘英美不能調協的機會，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情。會幾何時，德義日三國分途進攻，使英國一面在大西洋前線，以美國的援助為支持戰局的要素，一面在太平洋前線，由馬來半島以至於澳洲，都要倚仗美國的聲援。這個變局，不能不算是巨大的變局。這個巨大的變局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

在一方面，英國要爭生存，求勝利，非得到美國的援助不可。我們知道現代科學戰爭乃是雙方工業的賭賽。以美國的標準化機力化的工業與德國的標準化機力化的工業相持，始可以得到勢均力敵的今天局面。以英美共同支配的世界資源與德義相持，始可以得到經營反攻的把握。事勢所趨，英國不能不這樣的和親美國。這是一。假如歐戰以前原狀，不能恢復，則英國今後立國的基點，勢必有些轉移。英國的經濟（工業與貿易）重心，難免不移轉到加拿大。從這裏，英國可以照應澳洲，新西蘭，海峽殖民地

，中南非洲與印度。英國將形成橫跨兩洋而最大部分在太平洋印度洋上的海上殖民帝國。這個打算，非有美國相助不可。這是二。

在另一方面，美國的工業以及工業化的農業，已超越國內市場的限界，在世界市場上正要飛躍，却還沒有盡量飛躍。黃金的累積，尤使世人震驚。要充分開闢他的金融資本與工農業商品的市場，第一要從中南美洲排除德義的商品，第二要打開英國的競爭，第三要壓倒日本的工業。這三件工作，很可以在這回的大戰之中一起完成。美國向兩洋的飛躍，決不是耗盡國力於歐戰與中國戰事的德義日三國所能阻止。並且很可能的是戰後的德義日三國都要接受美國黃金與商品的襲擊。在眼前，日本已在美國經濟的掌握之內了。

三 蘇俄

德義日三國要想分解英國並限制美國，還不可能，因此他們屬望蘇俄參加。他們的理想是「五強共建世界新秩序」。五強就是德義西日蘇。他們屬望蘇俄的軍事動作，是攻取中東。具體的說，他們希望蘇俄取得伊拉克，伊蘭，阿富汗，俾路茲，以及印度。日本更希望蘇俄劃分日蘇兩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並訂立日蘇不侵協定，讓日本抽調東北駐軍，以充南進的實力。

蘇俄是世界上一個社會主義體系，不成問題。蘇俄近來對英態度遠不如對德之親睦，也無可諱言。由後之說，德義日能够與他接近。由前之說，他終竟有反英之可能。三國的屬望，自然不是毫無根據。但是這裏有三層值得我們討論的道理，恐怕蘇俄還不能和三國共同行動。

第一，現代科學戰爭是工業的賭賽，上面說過了。蘇俄的工業基礎與交通狀況是不是足以對外作那

樣的遠大的征戰，這是一個疑問。我們可以說，德義日三國期待並付予蘇俄的任務尚屬過大。

第二，在世界各強國之中，蘇俄的外交地位是最順利的。德義倚仗他鞏固東陲。英國期望他障礙德義再進一步的進展。美國希望他牽制日本。日本希望他容許南進。在這個環境裏面，蘇俄已獲安全，更能開拓。不久的將來，倘如美國參戰，則世界上惟一強國能够站在戰場以外，而對於作戰各方持有絕大發言權者，就是蘇俄。如若戰事延長至相當時間，以國家而論，蘇俄可以乘各國之疲敝，以求如意的發展。以主義而論，世界革命的潮流將隨各國的疲敝而澎湃。

第三，蘇俄以國內體制不同於各國之故，一有強烈動作，則其他各國的矛盾便將因而轉化為他們與蘇俄之間的矛盾。由蘇俄看來，世界上任何一地的資本主義戰爭，都足以保證蘇俄的安全與社會主義的發展。反之，任何資本主義戰爭的妥協，都可以轉化為反蘇的十字軍。在作戰雙方還沒有疲敝，與世界革命潮流還沒有洶湧之時，蘇俄以武裝參戰，恐怕是不會的吧！如若蘇俄耗散自己的國力，幫助德義日三國成功，則蘇俄疲敝之餘，正陷入三國夾攻裏面。蘇俄願意嗎？

由於上述，我們可以看出蘇俄既不積極贊助軸心方面所謂「新秩序」，也不積極扶持英美方面的「舊秩序」，這在蘇俄的立場，有充分的道理。

四 日本

最後，我們再看一看日本想念的「大東亞新秩序」。

德義西的歐陸「新秩序」，雖正在艱難之中，可是中歐西歐自成一塊。他們已從這一片段裏面，把對抗的勢力排除了。美洲久已是美國領導的區域，也自成片段。蘇俄的一個片段，現在日趨於安穩，問

題只在小發展或是大發展罷了。只有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有中國的抗戰，有英美的橫亘。中國之於美國是工農業與金融資本發展的潛能區域。荷印之于美國是橡皮與錫的生命線。新加坡之于英國是印度洋與太平洋各領的中心堡壘。英帝國如被分解，日本所謂「大東亞新秩序」才可以完成。日本如欲完成「大東亞新秩序」，亦必分解英帝國。日英於此必須經一番生死的鬥爭。英國欲立足於太平洋，不恤以南太平洋富饒的領土付託於美國而以兩大海軍之力，阻止日本的進攻。其在美國，在英國海軍足以控制大西洋的今日，也不恤用備戰的手段，威脅日本。我們很容易看出日本要建設所謂「大東亞新秩序」，遲早必須與英美海軍決戰。日本即令不敢決戰，則東亞大陸上也沒有他的退步。英美中三國策應之局，今天正在進展之中。

可知所謂四大經濟圈或「共榮圈」之中，惟有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最是空虛，最多阻力，最沒有希望。日本成功的兩個前提是英國的分解與蘇俄的參戰。日本成功還有第三個前提是美國退縮于新大陸圈內，不向太平洋此岸發展。日本成功的第四個前提是中國抗戰停止或消滅。我們眼見得這四個前提都不會如日本之願來成就的。所以說日本的所謂「共榮圈」最無實現的希望。（十月十七日）

蘇聯動向

李毓田

自德義日三國締結同盟後，蘇聯的地位越發重要起來，因此法西斯國家固然拉它，民主國家對它也不放鬆。究竟蘇聯動向到底怎樣？這是值得注意的，下面就其各方面作一客觀敘述。

一 改革軍制

蘇聯與芬蘭作戰，以臆度之，好像獅之搏兔，本無須費力；無如事實不然，紅軍攻芬三個多月，死傷二十餘萬，依然得不到戰果。這個原因在那裏？照克姆琳宮研討結論，認爲這是由於軍制之不善。

從來紅軍編製，指揮官（軍官）之外，尙有政治委員，是一種二元制。我國民革命軍十五年北伐時，軍部中之政治部也即仿照蘇聯紅軍此種編制。之後依據杜哈契夫斯基（Tukhrachevsky）主張，蘇聯雖然會將政治委員制度予以廢除，但因爲發覺杜哈契夫斯基革命陰謀後，克姆琳宮爲防止第二，第三杜哈契夫斯基事件之發生，却又將該制度予以恢復了。

政治委員與指揮官，因爲性質不同，自然是對立的，過去紅軍內部惡化，此種制度，實其主要原因。平時因爲士官、兵士對政治委員不滿，一至戰時，便會趁機予以報復。此次在芬蘭戰場上，政治委員大部分都死亡了。他們之死，並非死於由敵人前面而來之鎗彈，而却是死於自己將士從背後之倒戈復仇。（九月六日大阪『每日新聞』載布施勝治論文）因此，蘇聯政府乃急於改革軍制，即從二元制再返還一元制。

八月十二日，蘇聯政府明令，廢除一九三七年以來配置於陸海軍部之政治委員。照塔斯社電傳：廢除政治委員制，起而代之者，『爲新設副司令官制，將其配置於軍團、師團、旅團等部隊、艦隊、特別師團、以及紅軍與海軍諸設施，以處理其中政治事項，並且以軍管區會議，統制其所屬軍團、師團及旅團之政治工作。』乍看來，此種編制，似仍爲二元制，其實不然，副司令官是與司令官同其性質，而且分明低一級，故不能與政治委員同日而語。又，過去軍管區司令官，若無軍管區會議二名中之一員及軍管區參謀長共同署名時，便不能發表任何指揮命令。這次改制，軍管區司令官，却無須與任何人協議，即

可自由酌量發表命令。還有因爲軍團、師團、旅團、聯隊等政治委員廢止，指揮官在其權限內並且也增加了軍事行動的自由。

復次，照列甯計劃，社會主義建設是與民兵制及正規兵制併行制度作正比例發展的；他曾明言，擴大民兵比例，要使將來全國軍隊皆化爲民兵制。這便是與資本主義國家軍制根本不同之點。但現今蘇聯的軍制，適與上述相反，自一九三九年海軍創設以來，編制方針，則是廢除民兵制度，而將全國軍隊都改做正規軍，而且自本年五月七日制定紅軍新階級以來，又設定自大將到兵士之種種階級制，自九月四日起，更實施國民皆兵制。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與資本主義國家軍隊之無兩樣。以故有人譏之曰：『紅軍之布爾喬亞化。』（九月六日『讀賣新聞』）

二 肅清敵黨

『第三國際』原爲列甯、托洛斯基所創立，惟因托洛斯基被史太林打倒，『第三國際』遂由史太林取而領導之，於是托洛斯基乃重新組織『第四國際』（所謂托派）以與史氏之『第三國際』對抗。

在史太林政權下，第四國際勢力是相當厲害的，他們有的在地下室秘密活動，有的則在政府機關，外表裝出忠心於史太林的樣子，暗中則孜孜於顛覆政府陰謀，三四年前，蘇聯疊次發生的陰謀事件，卽均此『第四國際』所爲。一九三八年張鼓峯事件，也卽『第四國際』幹出來的。他們的戰略，是挑動蘇聯對外作戰，然後好從國內發動革命。所以，張鼓峯事件後，負責人加倫將軍便失了踪，傳稱早已被處決了。

『第四國際』不僅在蘇聯國內，在全世界也都散布着細胞網。例如西班牙內戰，共和政府之所以終

於崩潰，德義積極援助佛朗哥固是一要因，據權威者言，共和政府後援之『赤色國際勢力』，第三、第四的兩國際，互相水火，也是其致命傷。據最近日本研究蘇聯問題專家布施勝治著文稱：莫斯科英國大使館頃間發出情報中有攻擊『第四國際』一文，指稱『第四國際』乃托洛斯基所支配下之赤色國際革命運動團體，應與納粹陰謀機關同樣處理，而斷謂世界危險，並非『第三國際』，乃是『第四國際』。這無異蘇聯與英國，否，史太林與英大使克里蒲斯間，張開對托洛斯基共同戰線。希特勒聞之，因此乃趕快訓令駐蘇大使西渥靈比爾，教他對於史太林與克里蒲斯之密談，予以警戒。（九月七日大阪『每日新聞』）『第四國際』在國際間之勢力如何，於此可以概見。

托洛斯基在蘇聯國內與國際間有如此勢力，史太林當然不會安心的，尤其值此東西兩戰場，將擴展為世界大戰——史太林以為世界革命到來的時候。托洛斯基不容久生活於此世界，自是意中之事了。托洛斯基彌留的時候，曾向其訪問者這樣道：『史太林過去雖然總是失敗，可是，這次是成功了！』

三 現實政策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蘇聯與日本簽訂諾門罕停戰協定，十七日紅軍便突然將正在抵抗西部德軍侵略危在旦夕的波蘭之東部予以佔領；之後，更北攻芬蘭，併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南奪羅馬尼亞之北布哥維納與比薩拉比亞。蘇聯與這些國家，差不多都訂有互不犯條約，一九三四年五月與波蘭且將互不侵犯條約延長十年。蘇聯對於自己行動解釋，一曰『為國防上安全』，一曰『出於它們的自願』。若說『為國防上安全』莫善於擊敗德國；若說『出於它們的自願』，須知三個國家放棄獨立之一幕，都是在同一天同樣方式進行的，而且在三國的代表演說，連詞句都完全相同啊！（參本刊十八期八

四至八五頁）簡言之，即蘇聯對強者『和平』，對弱者『勇武』。我們不便明白批評，姑且叫它做『現實政策』罷。

最近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因盟約第五條規定：『德義日三國切實聲明，上述各條對於三簽字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地位，並不發生任何影響。』於是通以為這是不以蘇聯為對象的證據，殊不知這未嘗不是說：德義日三國同盟，與防共協定對蘇聯關係，並不衝突之意呀！即軍事同盟是軍事同盟，防共協定是防共協定。因希特勒自始即抱定反共政策，除三國防共協定外，且與日本共組國際防共間諜網。至於日本，最近十月四日近衛演說，更重伸其『防共』意旨不變，且將『防共』列為『聖戰』目的之一，並稱不限於日本國內，而須實行於『大東亞』。又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仍未放棄討赤。九月十七日『都新聞』亦復主張：『日本必須堅持有優越於蘇聯之國力，這個意思，要緊的是確立新體制！當國防國家未完成前，而欲牽制現實的蘇聯，只有立刻與德聯盟。』（當時三國聯盟尚未實現。）三國同盟公布後，各國朝野均紛紛予以嚴正抨擊，但莫斯科方面却裝模做樣，竟推之以為三國同盟是軸心國家對民主國家之示威，與己無干，且有時透露鼓勵德日之意。

後次，據九月二日伊斯坦堡同盟社電稱：土耳其政界及新聞界認為德義對羅馬尼亞領土保障，有以下三點：（一）封鎖蘇聯對巴爾幹之門戶；（二）羅馬尼亞解除動員，增加生產力；（三）阻止處於悲境的羅馬尼亞與蘇聯接近。現今，德國乾脆的且將羅馬尼亞予以佔領，這明明是阻止蘇聯南下。但莫斯科方面回響，却是重伸其中立政策。『真理報』最近並曾以三格高之地位，批評蘇聯編印之關於前德國鐵腕首相俾斯麥的『回憶錄』，提及俾氏力言蘇普間並無歷史上之矛盾一事。這是怎樣一種對比？至關於對日關係，莫洛托夫尤其一再表示，願兩國關係改善云云。（參十月十四日莫斯科路透社電）

以故最近各方面，均一致認為蘇聯有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之可能，這是不錯的。作者在去年九月即已料到（見『民鋒』一卷五期）；爲什麼？就是因爲蘇聯實行的是如前所述的現實政策。蘇聯本來早就屢想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未成功原因，是日本不肯，現在日本正想拉攏蘇聯之際，還有什麼問題。至於謂：蘇聯若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也只是一種『停戰』協定性質；但是，這種『停戰協定』却大大幫助了日本，至少日本可以從東北、冀察從容地抽調出一二十萬大軍，或以之進攻我西南，或以之從越南南進啊！

四 未忘南下

試展開地圖一看，環繞蘇聯的隣土，如我外蒙與新疆、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或者被蘇聯支配，或者被蘇聯割讓一部分，或者整個被蘇聯吞併，其尙未入蘇聯手中者，現今則只有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及『滿洲』與南庫頁島而已。

在現時局面下，蘇聯當然不會進攻『滿洲』與南庫頁島，除非日本被擊敗時。所謂『北樺太石油團體契約』（即日本北樺太石油會社所規定之蘇聯工人之工作條件的契約），當一九三八年，費時九個多月，纔締結了一種暫時協定。但最近八月二日續約交涉，日本北樺太石油會社代表高毛禮茂與蘇聯東部油田勞動組合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塔米爾高僅折衝了三次，便圓滿完結，於九月二十日簽字了，規定將前契約期限延長一年，至本年十二月一日生效。（九月廿一日『國民新聞』）又，『滿』蘇國境，一向是成爲蘇日糾紛的發源地，但據最近大阪『每日新聞社』哈爾濱支局特派員森木實地調查報告，與從來情形大不相同，承認是『意外的平穩』。（九月六日七日大阪『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社』特派員中川實

地調查報告，也宣稱『平穩而不緊張』，『日方一發放汽笛信號，蘇方立即以手旗應之，表示出一種非常友好姿態。』（九月四日『讀賣新聞』）凡此種種，均可做爲前言有力的根據。

蘇聯既不會向滿洲南庫頁島進攻，故各國外交界均推測蘇聯最近將來對外發表的目標，必是南下。據八月十八日布達佩斯（匈牙利京城）同盟社電傳：土耳其駐蘇大使安庫岱接土耳其政府電召急遽返安哥拉，係與蘇駐土大使德隣契夫爲中心，交涉蘇土重大問題；要點如次：一、接近高加索國境之喀斯、阿爾泰汗兩地方割讓與蘇聯；二、博斯破魯斯、達達納爾兩海峽，確認蘇聯之統制權；三、蘇土締結互助條約。另一方面消息，又謂蘇聯對伊朗要求割讓裏海南岸地帶，如阿斯特拉拔，巴爾夫路什，勒士特等。這些報道，其後雖經莫斯科方面予以否認，但是莫斯科與安哥拉，德黑蘭之間，暗中仍在不斷地交涉，却是事實。羅馬九月十九特電，根據義國報章報道，稱英國爲切斷蘇與德義聯繫，保持自己近東勢力，故特斡旋蘇土關係，而德意土耳其應該答允蘇聯對兩海峽統制之要求，將來戰事終了之後，英國則可割讓阿拉伯領土，以爲代償。（九月廿一日『都新聞』）而且八月一日莫洛托夫演講，特別指摘謂：常有不明國籍之飛機，從土、伊方面向蘇領高加索地帶飛行，故對土、伊應予警告云云。這更可以看出，蘇聯在對土伊下手前，這是預先對世界造的口實。蘇聯南下政策，最重要的是海軍能够伸出於愛琴海，地中海，故對土耳其不會放鬆，是不待說的。它是企圖整個支配土耳其，如對波蘭然與德國瓜分，則實非其所願。最近蘇聯對土耳其聲明，『倘土耳其爲自衛抵抗軸心國家，蘇聯將不加以阻撓』云，應當是一種暗示，反對德國由羅馬尼亞再窺土耳其之意義。

蘇聯假如把土耳其，伊朗問題解決後，英德戰局又假如英國不利的話，蘇聯那就難免不從阿富汗南下以謀印度。從最近蘇聯刊行之各種軍事出版物推測，蘇聯謀印度的路線，應爲由庫什克經赫拉特、堪

達哈，入產曼。

蘇聯在其自己領土謀夫、庫什克兩地早已築造有堅固要塞，於附近如布哈爾、撒馬爾罕、塔爾美士諸地則設有兵工廠；而在阿富汗與印度隣近之堪達哈及嘎自尼，更以領事館名義派有大批軍事專家、間諜，從事於種種軍事準備工作。此外，還有蘇聯向阿富汗派送多數專家，助阿富汗政府將自赫特至堪達哈之公路予以完成。堪達哈距印度之產曼僅七十哩，而產曼有鐵路，是均能直通印度各地的。約二十年前，蘇聯即想循此路線，以進擊印度，惟爾時赫拉特與堪哈之公路既尙未完成，其他條件也不完備，現在則却均已補足了。

五 結論

從以上各點觀之，蘇聯動向對內不外是統一軍權，完備戰時體制，剷除敵黨以免其與己爭取世界革命，對外則是幫日本南進以與英美衝突，消滅各資本主義國家實力，然後觀望形勢，則從虛處而進攻之。

（十月十八日）

海戰種種——論日本南進

方岳

戰國時，馬服君趙奢批評他的兒子軍事學家趙括，說：「兵，危事也，而易言之。」把作戰看得簡易，是錯誤的。日本軍人輕易的侵華，已經陷入絕大的錯誤了；現在他們又輕言南進。這第二次的錯誤，要賭賽他們「二千六百年」的國運。「乾坤一擲」，乃是「孤注一擲」。

論日本南進，通常祇說他拿出他的最後僅存的國寶——世界第三位的海軍。可是我們還要知道，海軍南進，必須有相與配合的陸軍和空軍，又必須有相與配合的海上運輸與後方供給。

我想先說一說海戰中的陸軍。

海軍在海岸與江岸可以輔助陸軍作戰，這是一般都會知道的。陸軍深入內地以後，可以無需海軍輔佐，這也容易明白。但是海軍的進取，必須有陸軍相輔。假定一個艦隊攻擊一個海港，即令這個艦隊把對方的海軍打敗了，他們却無法佔領海港。他們要佔領海港，必須由海軍陸戰隊登陸，又必須由陸軍佔領港上的堡壘，倉庫，飛機場，並防禦對方陸軍的攻擊。有一個海軍軍官告訴我，說：「海軍不能在陸上作戰。海軍陸戰隊訓練極難，但只有一用，即登陸。海軍陸戰隊在陸上作戰，效用遠不如陸軍。陸戰隊訓練的耗費既大，則用在陸上作戰也不合算。」在陸軍佔領海港以後，如任務不止於封鎖而在於征服，繼續作戰就全靠陸軍。

因此日本南進之初，必佈置陸軍據點。他的計劃是以陸軍從越南的北部打通泰國，再經由泰國的南部向馬來半島進攻，以與海軍並進。

日本陸軍如依於這個計劃進攻，就是說日本再開一個巨大的陸軍戰場。這個戰場雖然有越南海岸與暹羅灣海軍相輔，但是日軍轉戰於三千海哩之外，更作戰於異國的領土。從諒山到馬來步步聯絡，處處紮營，我們知道從諒山到馬來約在一千英里以外，比上海到宜昌還遠過三分之一！僅僅這個基本戰場，就要用華中方面的日軍相差無幾的陸軍。

陸軍在海上毫無用處。從海上運送陸軍到對方的海岸和內地去，既要大量的船腹，又要海軍的保護。陸軍到了對方的海港了，則必須由海軍掩護與陸戰隊先進，才可以登陸作戰。

在這裏我們便說到了運輸。

日本侵華，從淞滬之役，到武漢會戰，每一會戰之前，必沉寂至三四個月之久。這三四個月的停歇，固然爲的是他要補充軍械，抽換兵員，如是等等，可是他另有一個需要，即抽出海上運輸的船腹，去作國外貿易之用，以維持他對外商業。假如日本在一個長期間內——例如半年——把大部分船腹都用在侵華運輸，則這半年中，進出口貿易，就要大部分停頓。這在他的國民經濟是不容許的。

現在日本要南進。我們知道南進的目標，與日本的距離，在中國海岸與日本的距離三倍至四倍之譜。(日本到上海七百七十八海哩，到新加坡三千海哩。)而運輸不獨爲海軍所需，並爲配合海軍的陸軍所同需。日本需用船腹比侵華需用者，要在三倍以上，才可以運輸侵華軍需同量的軍需到南洋去供應軍事。中國抗戰並沒有停止，則對華需用的船腹仍然要用於侵華。日本如在海上再開戰場，要使用現在的事。軍事運輸三倍以上。他還要抽調並保留一套，去作進出口的貿易。到了那時候，他對外貿易的範圍當然縮小，可是他並不能停止商業的運輸，專去應戰。

日本南進的對方，是有空軍的。日本向南作戰的海陸兩軍都要空軍配合，空軍不是有了飛機便可以作戰的。除航空母艦以外，空軍必須有機場與機庫油倉，在沿途隨處設備。除了使用於中國的飛機以外，他還要使用更多的飛機以備與英美空軍對抗。這些設備當然需要相應的人力物力與時間。設備的進行又要在他的陸軍掩護之下。

海上攻擊必須有陸軍並行。中國抗戰牽制着他百萬陸軍，所以中國抗戰牽制日本南進。蘇俄在滿北牽制着一部分日軍，所以日本必須得到蘇俄休戰或互不侵犯的把握，才可以南進。

日本現在還以爲美國海軍不能夠向日本作戰。本來，美國海軍如要與日本作戰，一樣要上面所說的

各種設備與組織並行，一樣不是有了軍艦飛機就可以動手。不過美國對付日本的方法，重在封鎖。美國不向日本求戰，反之，却迫得日本海軍遠離基地向美英海軍基地求戰。我們如果看見美日鬥爭，就想到兩方海軍在太平洋上交鋒，那就錯了。

美國金政策之將來

（本文譯自八月十日「東洋經濟新報」）

目前支撐英德決戰有數人物之德國經濟部長芬克氏，自其倡「新歐洲經濟體制論」以來，大引起全世界之注目，其中尤以氏對「金」之見解，最值得注意。雖德國現在所行芬氏政策，其效力尙待將來證明。然金問題，在近數年來無論從任何方面觀察，尤以美國經濟界實際問題，對芬氏聲明所生之反響至大，遂由此再引起金問題之爭論，實無可否認。此即近年流入鉅額黃金之美國對德所倡新歐洲經濟體制問題所關聯之「金」問題。所以就此情勢觀之：美國將來擬施行怎樣的金政策呢？此不能僅以「金」之自身論，實當同時重視新世界經濟機構之觀點乃可，用本此義，以檢討美國金政策之將來。

在未推論將來美國金政策之先，首當知美國今日黃金集中之情形。美國集中黃金之傾向，人雖知爲自前次世界大戰時開始；但最惹人注目者，莫如一九三四年一月美元截算以後。今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流入美國金額觀之，如下表所列，總計一百一十二億二千八百三十一萬一千美元，由本年一月至四月合計爲十一億四千七百四十九萬一千美元，實已達至一百二十二億六千八百三十一萬一千美元之巨額。

流入美國金額（單位爲一千萬元）

一九三四年	一、一三一、九九四	一九三七年	一、五八五、五〇三
一九三五年	一、七三九、〇一九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七三、五六九
一九三六年	一、一一六、五八四	一九三九年	三、五七四、一五一

(註) 據美國聯邦準備局月報

今日美國保有之貨幣用金，已超過一百九十億金元，實佔世界總額二百六十億美元之百分之七三。若以與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所行美元截算前美國保有金四十億美元（世界總額百分之三六）比較，其銳增殊足驚人。茲就此一百九十億分析之，除前述流入之一百一十億美元外，由美元截算之評價增益金二八億美元，買躉國內新產金約十億美元，尚有美國存在外國者約十三億美元。

然則爲何有此巨大之黃金流入美國呢？據美國財政部摩根韜及聯邦準備局古丁尉沙博士等，以爲非以美國提高買入黃金行市爲其決定的要因，乃以一九三四年後歐洲資本逃避，而在此期間又因美國輸出貨物，所以由超過國際收支之數所致。茲查此期間超過收支之額數約二十二億；再自資本逃避額觀之，計美國資本而還流者十五億，外國資本而用以購買美國證券，及其他投資者約四十億。此種見解，雖屬至當；惟用以說明此一百一十億之流入仍屬欠妥，蓋提高收買黃金行市，乃其最大主因之一，殊不能置之不問。是以自美提高收買行市以來，世界產金額日見增加，最近世界新產額年約四千萬盎司（十四億金元），以較一九三〇年約增至二倍，價值則增至三倍以上。自此即可窺見一斑。

美國既保有如此鉅額之金，則美國今日對此物之處置，實煞費躊躇。第一，有影響於美國之信用與價格之機構，因大家以爲「信用」與「需要」既已澎漲，難保貨幣不因之而澎漲。此由好景之一九三七年以至今日，此種議論，仍遺留至今。第二，金自身將來之不安。換言之，美國既有「金」的必要量之

超過，若今再作高價之收買，則行市豈無慘落之虞？益以此次芬克氏之聲明，乃愈感不安。

是則美國此次爲解除不安起見，將採用如何的金政策呢？在未決定採用何種政策之先，首當就下列四種提案情形研討之：

- 一 購入金行市之貶低。
- 二 購入金政策之中止。
- 三 不變更購入金之行市，但對流入金課稅。
- 四 由國際商定，限制金之生產。

然此四種提案，不論何者，均反響甚大，且從政治的觀點視之，究亦不易實行。蓋第一提案若金恐慌時，使美元騰貴，則令美國輸出市場受到極大影響。第二較第一提案更使美國之對外貿易及外匯受莫大之打擊。第三提案之課稅額，實際上與貶低購入金之行市同，且與第一、第二案大同小異。至第四提案，畢竟爲今日世界情勢所不容許者。

準此而論，美國金問題，今後仍爲重大之問題。此後爲解決金問題計，若由世界商品行市一般的騰貴，而令金之採掘費用高昂，則未嘗不易釀成阻止金生產之氣運，而另一方面不能不採因信用之增大，故金之需要亦增大之政策，不過此政策恐有釀成貨幣澎漲之危險。

畢竟美國無徹底解決此巨大金問題之政策時，計唯有等此次大戰終了後向殖民地的諸國家投資之策，蓋對抗以德爲中心之歐洲新體制，固唯有美國富有經濟的基礎之黃金足以當之；對抗德國歐洲以外之經濟的進出，亦唯美國富有實力之金投資政策足以任之！故今次大戰終了後金問題，必更具新形式而再行登場也無疑！（黃薔薇譯）

美國的繁榮和輸出 (上)

Eliot Janeway

本文載於哈普雜誌九月號，原題爲：“Exit Exports, Enter Boom”。討論對象和本刊十九期登載之『歐戰與美國物價問題』相同，請讀者參看前文附註。

本文主要結論，認爲美國今日的出路，不應依靠於輸出，而應求之於本國的繁榮。作者主張美國政府從速放棄無結果的輸出政策，而開始高度的擴軍。蓋擴軍發展軍事工業，足以吸收過剩農人，擴大國內市場，使美國走上真正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又能增加輸入，提高國外人民生活水準，爲美國輸出建立鞏固基礎。

但是，擴軍能否達到此種目的，是很可懷疑的；如果不能，則美國惟有圖取國外市場，以爲解救危機之方法，而今後美國積極政策之來源，亦正在此，此則爲吾人應密切注意之點也。

譯者

在去年九·十月二次歐戰發生之前，幾乎每個美國人均希望一九三九年能夠將美國在一九一九年所失落者，提高起來。那年秋天的空氣，是非常激動的。美國總統已經形成一個類似於『戰時工業部』(War Industries Board)的組織，而零售商及鋼鐵組合(Steel Corporation)的領袖，則口中喃喃地念着：『戰爭繁榮。』糖的價格和鋼鐵的生產率，一齊增高；產銅的各公司和婦人手巾的製造業要求特殊的幫助

；證券市場轟動起來。美國已在準備接受歐洲的定貨。

繁榮展開了。一個個工業部門，相繼擴大生產力。但是，從何處進來定貨呢？從聯軍方面來的嗎？沒有。（英法軍隊因為忽視美國的供給，而於本年春天發現各種材料的缺乏；這是任何關心的觀察者，早就明白看到的。）使美國工業提高超過於一九二九年的生產率者，乃是美國的定貨。

因為預料將有一九一六年式的輸出突增，又因為害怕商品價格的高漲（小麥，豬油，和橡皮在戰爭發生的兩星期內，價格增高百分之三十），美國工業界乃將自己的工業，抬到新的高度。企業中人隨着價格的上升，儘量增加購買，而投機家們大多數是奮不顧身地實行自衛。大家唯一要預防的，是商品的飢荒。人們對於本國內各消費者提醒道：各消費者如果不欲使自己的定貨，於將來確然會有的輸出突增的時期中失去的話，那末最好立刻貯藏貨物，以備將來之用。各顧客因希望自己可做多數的輸出生意，遂均購買過度的數量。英國確實試購一批不十分大的鋼的定貨，但這種情形當時在一個瘋狂的星期裏，是完全不能為那些正在日夜趕製物品以滿足美國消費者需要之各工廠所注意。

和軍需品市場無關係的生產者，也受影響。棉織物的製造者，在戰爭發生後之第一星期中售出的貨品，比一九二〇年以來的任何一星期所售出者為多，但他們甚至連鋼鐵工業所有的那樣可憐的定貨都不會得到。鋼片及棉布一類的物品皆裝入貨倉中，如像果實裝入松鼠穴的細孔中一樣。這些突增的存貨（牠們均尚未得些微的輸出機會）立刻過量地運載於鐵路上；這種過量的運載，是因有千百新車的定製（依照繁榮時的價格定製的）及將其他貨車放置於修理處而始得實行的。

不久這種時期便過去了。其後，這些於本年九月所定製的各貨車，已變成空車，留在鐵路旁邊等待將貨物再運給最後的消費者。但是，最後的消費者並不會（即是儲藏砂糖的主婦亦不會）購買。兩三月

擴大的生產，並不足刺激一個擴大的本國消費。實際上，他們的希望並不是建立在本國的消費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歐洲的輸出之上。可是，在戰爭的頭三個月（生產提高正是在這三個月）內，輸出的增加，全部只超過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一七，而未及一九三七年的水準。而且早在一九四〇年的第一季以前，美國企業界即將他們的活動率降低至戰前的程度，因為他們已開始看出一種生產嚴重增加的朕兆。同時德國軍隊的活動也變成緩慢的了。戰爭不再是一種好聽的英國音樂，且一變而為美國人最可怕和最厲害的夢魘的開端。而在經濟方面，對於美國直接的結果，是正在復活的歐洲市場的喪失；首先失去的，是丹麥（牠的戰時購買會增加逾百分之二〇）和挪威（牠的戰時購買會增加逾百分之一四〇）。瑞典（牠的戰時購買約增百分之五〇）之被人從世界貿易中割斷，也是其中結果之一。接着，荷蘭（牠的購買會增加百分之五〇）也失敗了，牠之被征服，亦使荷屬東印度的購買力，受到損害。比利時之購買量，是小國中之最大者，但他在戰爭中微有降落。

六月中法國被攻擊並且失敗了。美國對法國的戰時輸出，原已升高近百分之二〇〇，從去年九月份美國全部輸出來說，則是已升高逾百分之一〇。意大利的參戰，是表明地中海到美國的船運，已完全關閉，這無疑也就是幾乎所有美國的貨運，同樣地被關閉了。美國除本半球以外的最大輸出市場，現在只剩下俄國，日本，和英國。這三國現在就是美國經濟希望所寄托的純然不穩定的出路。

這對於美國輸出前途，難道不是已經够惡劣的嗎？但是輸出理論本身又說些什麼呢？如果一九四〇年頭三個月的輸出率，可以繼續開展（查此輸出率於本年四月已開始降落），美國又會有什麼前途呢？是否赫爾那個以輸出救濟美國的理論，原是正確的，而祇是因為希特勒阻止了這個過程，以致現在沒有實現呢？但我相信：美國輸出事業的本來性質，其自身即已預言：美國任何復活輸出，或確言之，任何取

得值得提及的輸出的希望，都是無結果的。

毫無例外地，軍事的輸出均不是消費品，而美國這種消費品正是需要外國的購買，以維持其在一九三九年所已跌落之生產水準。然而相反，輸出所可增加的，全集中於重工業——軍需工業方面，而這些乃是一種最無必要的輸出。這些工業現在已被迫擴大牠們的生產力，然而這為的是接受美國政府關於國防需用的定貨。

在這些輸出的軍需工業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飛機工業。一九四〇年頭三個月，牠之輸出貨量，增加不止兩倍。在戰爭開始至五月中旬，單運往聯軍方面的飛機，達二千三百架。七月初，美國飛機工業還有記在賬簿上未完成之定貨，價值約十二億美元。說到美國飛機的製造，其發達的唯一障礙，是牠的有限的生產力。在機械工具的製造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牠對於聯軍方面的輸出率，比一九三八年增加四倍；加上俄國和日本的購買，其輸出佔一年出賣數額的約一半。然在此時美國國內消費者方面，主要是政府方面，已提出抗議，因為機械工具的製造者不能保證軍用定貨迅速交出，而一大批平常的，非軍用的工作，却已迅速地完成了。這些重工業是不會因為歐洲市場的縮小，而感到痛苦的，將來的美國國防繁榮，可使他們充分地工作，並可擴張他們現有的生產力。輸出只是築起未完成定貨的空架子，而美國政府的新定貨，才彌補其空隙。輸出將變成不需要。

黃銅工業亦有同樣的情形。這個工業曾經接受過大批聯軍的定貨，並且在好幾個月內每日的工作時間，都是二十四小時。但是該工業的一個大單位的主席於本年五月末，曾引述如下的話：說牠們還需要一年的時間，去擴大黃銅的生產工具，方有力來滿足美國國防計劃中所要求的軍火需要。該工業對聯軍方面的輸出已達很大數量，但唯有一個較小的公司可以從聯軍這個定貨中得到利益，而工業中較大的單位

，則依然視輸出爲非常有限的出路。現在聯軍購買之舊式的動力工具——驢與馬，幾乎佔了輸出貨的全體。去年十一月，法國曾在聖路易 (St. Louis) 洲購買四千頭騎兵用的馬，七千頭砲兵用的馬，其後，於五月時一個比利時的郵船又帶了五百十一頭的驢，越過大洋，以備作對抗希特勒的流線型的機械化部隊之用。這一類的輸出，對於美國經濟自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和上述這種幾乎完全不需要主要貨物輸出的情形相反，美國經濟中有一個部門——農業——照它現在的那種組織情形來說，却不能沒有輸出而生存。當戰爭爆發時，有些農人回憶到前一次所發生的情形，乃在中部農業地帶，開始一個農業投機的繁榮。這種投機的繁榮，並未發展到很高，亦未維持到很久。到了五月，才明白這次戰爭對於美國農人乃是真正的災禍。在戰爭的開頭六個月，農業輸出增加百分之二一，包含棉花在內，棉花因有輸出津貼，會暫時獲利。牠的輸出在有津貼的時期，會提高百分之二二三，但至二月，津貼一經停止，便開始一瀉直下了。其後於五月時，一個最重大的打擊，便落到棉花市場上：英國——這一個美國棉花最大的顧客，在他已經以低廉價格（因爲棉花輸出得到津貼，故價格低廉）貯購了棉花而取得其利益之後，便禁止再度輸入棉花（除特許之外）了。於六月時，每一個棉花大的收成所形成的商品，均已堆積起來，然牠的價格却突然地跌落了。這次戰爭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不要農人的戰爭。

因爲歐洲事實上現在對於輸入的農業品，是完全禁止的。在所有本來是美國顧客的區域內，大炮均已代替了牛油，雖然現在麵包上還搽着它。不僅美國的顧客是陷入這種情形。許多美國人現在已正在開始將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視爲『民主』和法西斯行將衝突之第二條戰線。美國在西半球中的這些隣國，他們的工業不大，或者是沒有；他們的國內市場也都是很小的。他們的命運，是完全建立在歐洲商品市場

之上。美國這些隣國主要都是輸出的經濟，他們因歐洲市場關閉所受之痛苦，比美國更甚。

在戰爭之頭六個月，許多美國人因自己對拉丁美洲的輸出劇烈增加，致沒有看見他們的痛苦。但是，這種增加對於他們之依然惡劣，乃是確然的事實。因為拉丁美洲都是將輸出的商品，運到歐洲，而又從那裏購回了製造品的國家。這次戰爭，除了縮小商品輸出的市場外，還使歐洲大部分的工業，失去其為輸出者的資格。結果，使拉丁美洲諸國，被迫用自己所有的現款，向美國購買迫切應用的工業品。到本年春天的前後，他們的財源已經差不多用完了。六月時，他們又因歐洲大陸西部的民主國的戰敗，又受了一次打擊，促成了商品市場上的一個恐慌，並使拉丁美洲輸出品之價值更加減低。

其結果便立刻表現於巴西之比平常更迫切地要求幫助，表現於厄瓜多之限制許多輸入品（這是得了國務卿赫爾的同意的），最後，表現於華盛頓方面之非常動議組織西半球『過剩商品救濟組合』（Surplus Commodities Relief Corporation）一類的團體，而以購買價值十億至二十億美元的拉丁美洲全部無出路的商品（咖啡除外）為目的，這些商品和美國有強大關稅保護之同一生產物是發生競爭的。然而這種舉動對於美國有些經濟部門之以輸出及保護關稅（這種關稅大半即是為着防止西半球農產品及原料的競爭而設立的）而自救者，是一件何等有力的諷刺！

二

這一次的失敗，使美國人對於那些熟知的輸出預言，和恢復輸出的方法，作一個根本的檢查。

第一個的結論，必然是：自一九一六年以來，美國不是直接以輸入的代價，換取所有美國的輸出，而是間接用津貼買主的方法。現在的困難之點乃是：美國所付出之津貼金，只有一小部分有時回轉來幫

助了美國的輸出。並且現在美國必須決定（這要感謝希特勒了）或是完全停止這個輸出津貼的事業（以及輸出的事業）或是公開地承認：美國正要津貼（或武裝）希特勒。

在上次大戰和戰後的幾年間，美國津貼是採取對外借款的形式。如哲羅姆·佛蘭克（Jerome Frank）在他的有先見的著作『第一應救濟美國』（“Save America First”）一書中所描寫的，這乃是美國垣街的PWA的時期。在這個借款繼續的時候對於經濟是有幫助的。但是此後除一九二九年外，這個借款便不會繼續，及一九三二年左右，十分普遍的賴債，已使進一步的對外借款，變成不可能。

所以美國又發明了一個吸水抽源的新方法：即美國從所有的來源，購買黃金，給每盎司的這個『永久而普遍的貨幣』以三十五元美金（紙幣）的代價。大多數人民，均已熟知美國財政部正要取得達到一百九十億美元的黃金貯藏於肯脫克州（Kentucky）的事實。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在這個巨大的貯藏所中所貯藏的數目，計有七十三億美元，這是美國原有的金準備及本國的金生產。所差之數及另外十億元次的『永久而普遍的貨幣』——即白銀，均購買自美國國外。但美國從這個巨大的金銀購買的津貼中，會得些什麼呢？在一九三四——三九年的六年間，牠得到全部的輸出額，只有二十九億零六百萬美元，一九四〇年頭五個月又得附加額六億三千九百二十四萬元，共計為三十五億四千五百二十四萬美元。即每元大約要津貼二角五仙。

證明這個計劃的不合理的，沒有一個比『垣街新聞』（“Wall Street Journal”）更有力量，更能動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時，戰時黃金的滾入，掩沒了人們所希望的戰時輸出繁榮。這個事實，是戰爭不利於美國的鐵證。『垣街新聞』指出了這個事實，即在社論中放出一把利刃，攻擊『那些相信美國向國外運去每一種需要輸出的事物，但是僅在國外購買自己所不能生產的商品，乃是美國的天賦權利的人，

「以及『那些只將大量的輸出視作「有利」的對外貿易之結果的人。』「垣街新聞」對於後一種人指明美國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一月所輸入的三十一億元的黃金，『比（美國）的輸出，是多過四倍。』」

（一平譯·下期續完）

通訊

一讀者

一、來信

此間各報之觀察，或者以爲歐戰的結果爲兩敗俱傷，故反對中國參加英美方面。或者以爲日德義三

國同盟成立後，中國當然與英美聯繫。現在我把我的見解，分說於下：

一、三國同盟之訂立爲太平洋形勢由量到質的轉變的界碑。此後英美在遠東將由希望日本，妥協日本，幻想日本如何，而轉至希望中國，積極援助中國。英美對日容或仍有小的妥協，但此必以日本之退爲條件。「力」與「戰略」的準備，將代替幻想。

二、歐戰決不會有全勝全敗，而必爲德義制大陸，英美據海洋的長期對峙局面，此種局面將是戰爭的，武裝和平相峙的，建設的。

三、三國同盟在日本爲絕對失策，日本參加同盟，只有兩種估計可能才有利：①以爲可以威脅英美對日退讓，犧牲中國；②以爲英美對德義之戰，不久必敗。但依我們的見解，而且事實證明此兩種估計，皆絕無實現可能。日本如以此着結束中國事件，尙不如無此着，庶幾英美可被利用。此着既出，既不

能結束中國事件，日本又不能退，至此日本始不得不被迫走上冒險的超越計劃的對英美漸接近戰爭而至戰爭的路。

四、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由帝國主義「戰」及兩敗俱傷中，再發動世界革命，這是斯大林的希望，是蘇聯的出路。在斯大林領導下，如何由一國社會主義的建立到世界共產革命，如何由世界革命政策的放棄，經過集體安全策略，而再到世界革命，其整個估計，整個工作，都建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必不可免上。張伯倫幻想的破滅，外交的失敗，英德戰爭的爆發，一切都在蘇聯的預計和希望中實現。所以在戰爭中，蘇聯的態度形式上必是中立的，而在運用上必是：①發展自身的力量，②乘機向外國開展勢力（如波蘭出兵，波羅的海三國之吞併，對羅失土之收復），③支持參戰雙方的均勢，使其長期作戰，最後在兩敗俱傷中，實現世界革命。

五、英美與德義雖然是長期戰，但此長期將是海洋國與大陸國的對峙，而最近之戰局發展上，英國在東南歐，在地中海，在非洲，恐仍將不易全面支持。英美在遠東與日本之衝突，爆發雖然在後，為英美講却反希望先歐戰結束。①英美的弱點，在不能與德國作陸戰，不能作陸戰，故一時不能結束戰爭。而太平洋上則有中國陸軍，英美若盡力援助中國，便有打敗日本結束戰爭的可能。②戰爭的主點在歐洲，太平洋為輔，但却是富源後方，英美為安定後方，支持戰爭，亦必須先打敗日本。③長期戰，兩敗俱傷的局面，將有社會革命的危機，在長期戰中，無論德意及英美必極注意這點。因之，英美亦必在易的方面先求秩序的安定，即先求在太平洋安定資本主義的秩序。在此種形勢下，即德義有成，日本亦必甚苦。

五、國際形勢照現勢發展無別種大變發生，則蘇聯實為世界局面變化的一大轉捩力，而在稍遠之國

際遠景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必日見發展而顯著。

六、依據這種分析，故無論在實際上客觀上中國是站在英美方面。在形式上，中國則只應採單純對日的方式。⊖如此方敷合於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如此方可能不給人以口實，說政府領導抗戰變了質，影響國內的統一與抗戰，而主動亦將在我，別人欲利用而不可得。⊕蘇聯為求戰爭雙方的均勢，長期打下去，在英美對日作戰中，有可能稍偏在日本方面，但在形式上中國不參加英美對日作戰時，蘇聯對日本之關係或不至完全妥協。否則，對自己之外交政策將不好解釋，至少其在中國的支部亦將無話可說。⊕若中國加入英美作戰，而蘇聯助日本，則遠東亦陷於長期戰，如此一面非英美之福，一面中國將更吃虧。其結果將有兩種可能：A，在日本精疲力盡時，英美與日穩健派政府議和，迫中國在較好的條件下與日議和；B，中國隨之陷於內戰。（十月十五日）

二、簡答

一記者

來信的意見，有些和我的一樣。我想在這裏，把觀察第二次大戰的看法，舉最重要的幾點，來作一個討論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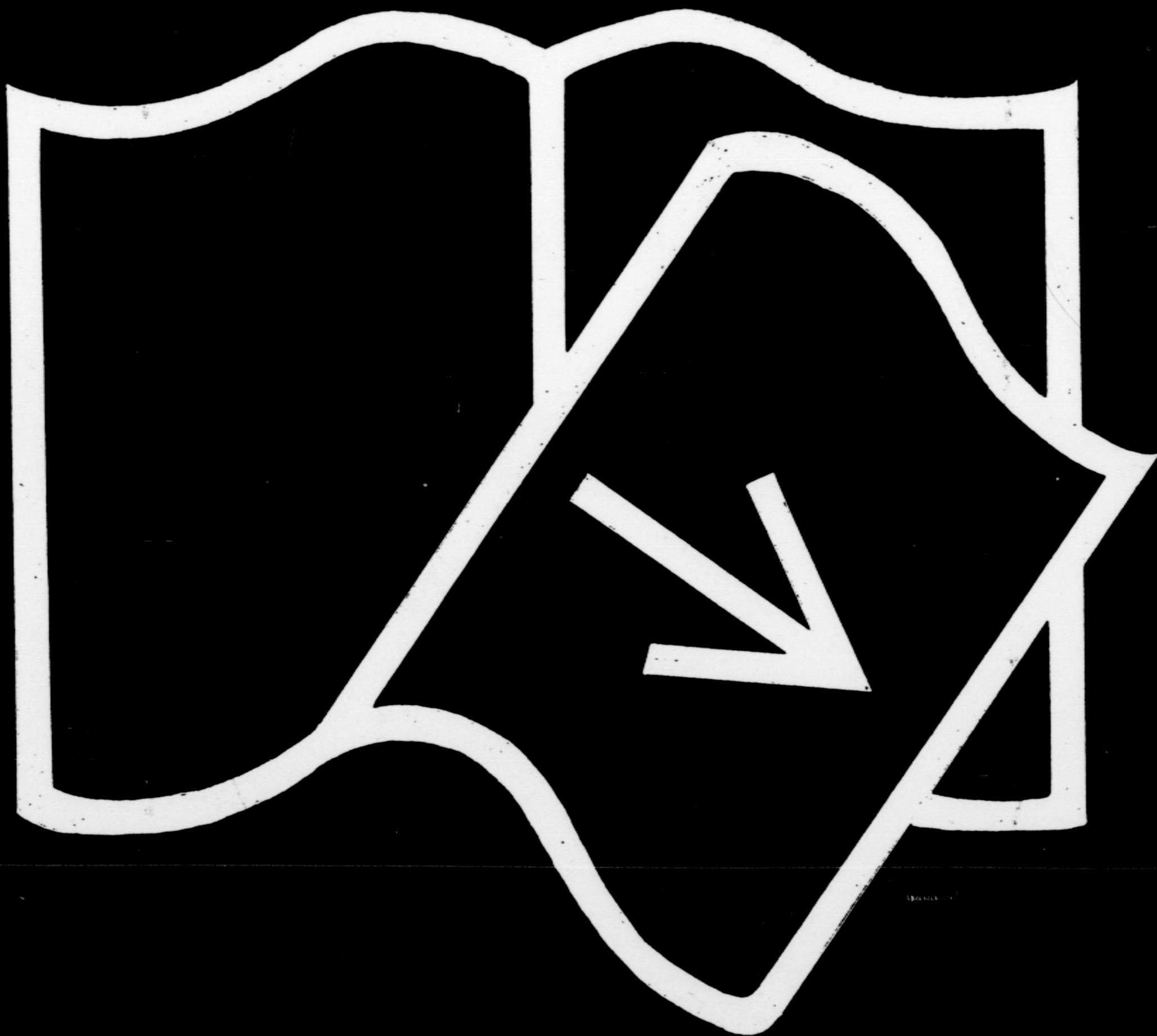
一、這回大戰，是世界資源再分配，世界貿易再改定的一個樞紐。世界再分配是必然的，戰前原狀的回復是不可能的。

二、世界資源再分配與世界貿易再改定的主力，是第一次大戰以來，生產力依于生產技術之純機械化與標準化的兩個國家。其一是德國，其二是美國。我們要把這次大戰看做美德的鬥爭，才可以把握今後的趨勢。

三、德國是攻勢的，可是英美方面現在並不是守勢的。第一次大戰以後，世界金融霸權相爭競的英美兩國，現在着着的向於聯合的方面改編以期保持兩洋的制海權。這個改編，在英國是想改守爲攻，在美國自始是向兩洋的澎漲與進取。美國近若干年，生產過剩與黃金累積，成爲必須向兩洋澎漲的因素。大海軍政策便是這種因素所促成。美國的向外發展，必須免除英國的競爭，排除德義日本在美洲的伸張，打擊日本在太平洋的爭鬥，並把握歐亞兩洲的市場。現在歐戰的發展，給予美國的世界政策以絕大的機緣與絕大的幫助。英國從競爭者一變而爲合作者，兩洋的制海權成爲極可能的事情。歐陸的戰時及戰後的貧困，給予美國的剩餘生產與多量黃金以甚大的希望。日本已陷入美國經濟的掌心，現在美國焦心研究的乃是極權國能否實現他們在歐陸上面自足自給的生產交換計劃。德國能否控制歐陸，當然以這個計劃能否實現爲重要的條件。美德之爭如此。

四、蘇俄現在的外交地位是極順利的，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蘇俄還不能參加世界經濟爭霸戰。一則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原則，不許他捲入大戰。二則他的工業發展，還沒有超過國民經濟組織的限度與範圍。蘇俄在經濟上不需向外爭奪，而政治上又要獲得本身的安全。所以蘇俄的中立政策一時不會改變。蘇俄對於大戰所希望的乃是乘戰時及戰後的經濟恐慌，發展社會革命，可是，因爲蘇俄已經是一個國家，故其國家的保全，有時不許他爲了別國的社會革命而冒險。這一點是我們必須看得準看得清的。在一般估計蘇俄的急進可能性時，我們不要忽略他的保守現實性。

五、由於上述各點，我們可以推定英國與德國之間沒有全勝全敗的結局。法國投降，英國仍然支持住海上國家的存在。以這幾個月英美的作法來看，英國縱令再有一些挫折，他仍然可以存在。英國頗有移轉經濟重心於加拿大的趨勢。加拿大的地位在兩洋之間，可以照應大西洋制海權，也可以控制太平洋



缺

197-198

页